

与先锋对话

◎ 罗振亚 著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学院批评悄然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又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把学院批评大厦建设得坚实而多姿。

学院批评文库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与先锋对话

◎ 罗振亚 著

学院批评文库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先锋对话 / 罗振亚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9
(学院批评文库/刘中树, 张学昕主编)
ISBN 978-7-80762-388-5

I. 与… II. 罗… III.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154 号

网 址: www. 360hours. com

邮 箱: expresskey@ yahoo. cn

发行电话:(0431)86012826(Fax)

(0431)86012675/86012812

与先锋对话 罗振亚 著

出版人: 杨 枫
责任编辑: 孙炳银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130011
印 装: 长春市良原印刷厂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1/16
字 数: 289 千字
印 张: 19
书 号: ISBN 978-7-80762-388-5
定 价: 28.50 元

总序

刘中树 张学昕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

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

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域狭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公司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目录

第一辑 思潮过眼

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对西方的接受论纲	3
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思想艺术殊相	22
朦胧诗的思维方式和文本结构	33
后朦胧诗整体观	44
1984—2004 先锋诗歌概论	59
返回本体与语感实验：“他们”诗派论	79
“非非”诗派：还原“前文化”的探险	87
90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诗学”	95
先锋诗坛的“多事之秋”：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	109
靠文本立足的抒唱群落：“中间代”诗歌论	123
是非对立二元的共在：十七年诗歌反思	129
原创的“快乐的文本”：70后诗歌的艺术趋向	135
北大荒诗与西部诗的美学差异	145
喧嚣背后的沉寂与生长：新世纪诗坛印象	151

第二辑 点击灵魂

苦难的升华：曾卓的诗歌世界	163
闪烁群星谱：台湾现代诗人抽样透析	177

“歌唱生命的痛苦”：海子诗歌的精神世界	193
海子的“大诗”：构想与实现之间	203
浪漫艺术理想的余晖：海子诗歌的艺术殊相.....	212
“歧路”的诗学：先锋诗人自杀的文化思考	224
清洁的河流：李琦诗歌的价值定位.....	234
“复调”意向与“交流”诗学：论翟永明的诗.....	246

第三辑 悅读眉批

新诗解读方法说略.....	259
《诗学沉思录》：值得信赖的诗歌批评	273
论程光炜的新诗研究.....	280
面向“此在”的思想言说	291
后记.....	294

与
先
锋
对
话

第一辑

思潮过眼

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对西方的接受论纲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 20 世纪的时空中留下了一条断续的生命曲线——20 年代的象征诗派、30 年代的现代诗派、40 年代的九叶诗派、50 至 60 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派、70 与 80 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和 80 年代后期崛起的后朦胧诗派。它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个性走向，但在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接受层面上又达成了一点共识，即它们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更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外来客”。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生发展机制，决定了它们的质地构成不仅来自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更导源于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双向催生，尤其是中国新诗对古诗传统自觉的断裂性选择，使它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更为切近。

寻找远方的诗神

“不从西方‘拿来’，不从西方‘借鉴’，就不会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面貌”，^①“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②，有一种受动性生成与引发模式特征。面对几千年强劲古典传统的五四时期，不借助外来诗学力量做矫枉过正的偏激革命新诗的生命之树就难以破土，所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顺理成章地被援引入境，并给当时的诗歌探险者们以坚实的支撑。此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包括意象派、象征派、超现实主义派）也因自身正值生命旺季与一批心灵忧郁的中国知识分子情思需要被移

①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新诗与西方诗》，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 186 页。

②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1947 年 5 月 18 日。

诸中国，使一些诗人陶醉于其字句飘渺、意象迷离的神秘氛围中，穆木天读到拉法格、玛拉美的诗“如获至宝”，李金发对《恶之花》“手不释卷”，促成了象征诗派的异军突起。而后七十余年间，现代意识强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无不注意运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形式材料铸造自己的诗魂。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何在？他们中许多都是留过学或熟悉外文的青年学子，有的就置身于西方现代派诗的背景中，如法国对王独清、梁宗岱、戴望舒，日本对穆木天、冯乃超，德国对冯至，西南联大外教燕卜荪的英美诗歌课程对九叶诗人，都构成了一个“艺术故乡”，浑融为其生命存在的一部分。何况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大多游离于社会斗争之外，或远离故国亲人情思苦闷，心理结构与审美趣味上对颓废又唯美的西方现代派诗歌容易生出亲近。所以现代诗派把目光投向了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美国意象派和 20 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蛊惑于晚唐五代词妩媚的何其芳在班纳斯后的法兰西诗人那儿找到了同样的沉迷，拜倒在花间词下的卞之琳对西方现代派诗“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① 因为后者的象征暗示、朦胧悠远的艺术特质与诗人困惑彷徨的病态心灵达成了契合。所以九叶诗人钟情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奥登的自由联想、里尔克的沉思静观等后期象征主义诗学，穆旦作为中国诗人其“最好的品质却是非中国的”，他的胜利就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② 台湾现代诗派的生成更可视为西方现代主义移植的结果。台岛与大陆的政治疏离造成一代诗人的断奶期，“传统的既不可亲，五四的新文学又无缘亲近，结果只剩下西化的一条生路竟或是死路了”，^③ 诗人们崇拜西方现代主义以降的风云人物，在他们那里找到了诗的精神与形式。在新时期求新心态驱动下，朦胧诗人中的江河与杨炼走向惠特曼、埃利蒂斯与聂鲁达，冷峻的北岛认同貌似冷酷实为柔情婉转的北欧气质，童话诗人顾城选择纯美至极童心晶莹的洛尔迦则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至于处在改革开放时段内的后朦胧诗对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诗歌的驳杂汲纳就更是一种自然趋赴。如南野、韩东与海子、骆一禾对艾略特的客

^① 卞之琳：《雕虫纪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

^②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英国），1946 年 6 月。

^③ 余光中：《天狼星》，台北洪苑书店，1976 年版，第 153 页。

观对应物理论与神话结构的分别应和，王家新从史蒂文斯那里获得的心境启迪，杨小滨对奥登谐趣技巧的引入都是明证。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西方现代派诗歌那里潜移默化地汲取了意味构成因子，更借鉴了技巧形式。这种接受引发了它一系列的艺术新变。

精神的认同

法国学者米歇尔·鲁阿称卞之琳、艾青等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现代主义诗人在思想本质上都是中国式的，苏珊娜·贝尔纳更干脆地断言戴望舒“作品中西化成分是显见的，但压倒一切的是中国诗风”，^①仿佛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精神意味层面与西方现代派诗歌无缘而对立，这无疑是一种错觉。实际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神情情调的接受虽不比形式技巧那样直观，但却更本质内在，其最大的结果是带来了观念的纯粹化、诗意的凡俗化、主旨的知性化和情调的感伤化。

一、观念的纯粹化。象征主义之前的西方主流诗歌形态倾向于再现客观世界，重世态轻心态，属于群体文明的诗意图结构。象征主义的最大功绩是实现了“古典诗意图”向“现代诗意图”的转换。在个体的人逐渐脱离群体走下历史祭台的瞬间，它把观照点从外部移向主体心灵，将普通人的个人境遇纳入为现代价值的本体与发祥地，常只捕捉个体飘忽的意向与心灵感应，形成了内倾型的自足诗歌观念。瓦雷里企图接近完全排除非诗情成分的纯理想境界，波德莱尔说“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②在他们看来写诗的精神作业越能向人的灵魂深处掘进越能获得思想智慧的丰富提高。受西方诗观辐照，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力求摆脱功利性羁绊，维护诗的独立性与纯粹化。象征诗派认为诗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艺术家唯一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③至于印象、景致只是艺术的桥梁与起点。这种贵族性观念与对客体的处理渠道，使它以敛

^① 苏珊娜·贝尔纳：《生活的梦》，《读书》，1982年7期。

^② 波德莱尔：《论泰奥菲尔·戈蒂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李金发：《烈火》，《美育》，1981年创刊号。

聚式的感知方式开拓心理体验的内宇宙真实，诗成了个人情绪与灵感的记录器。如李金发的《恸哭》、石民的《良夜》对个体生存与不完善性的确认，因进入潜意识领域，已属经验性客观具象符号组织的情态文本写作。而后的现代主义诗派虽情态各异，但都背离了兴观群怨的载道传统，在感知方式上一脉相承。现代诗派的何其芳倡言文艺什么都不为，只为了抒写自己，戴望舒写诗“差不多是他灵魂的苏息、净化”（杜衡语），诗人们把诗当作对抗现实“风雨”的精神避风港。心灵总态度的介入使它的视点偏向个体心灵的隐秘之隅，即使偶尔涉足现实也是将它作为缘情抒志的载体，从响彻浊世哀音的《跋涉》（路易士）、《夜行者》（戴望舒）到充满出世奇想的《山居》（玲君）、《罗衫》（何其芳），都致力于内心体验与个性自我的袒露、诗的本体价值创造。正直的九叶渴望“拥抱历史的真实”，但它是通过艺术方式走进人生，以“我”切入外部世界对题材做贴近又超越的处理，传递现实在心灵中的投影或回声，辛笛的《布谷》、郑敏的《树》都不乏现实人生意绪的折射，但更是由外物与自我契合后的一种情绪与人生体验的凝聚。台湾那些“醒着做梦”（洛夫语）的现代派诗人，以主体感觉为坐标倡导潜意识人诗。洛夫认为惟有在潜意识中才能发现生命中最纯粹最真实的品质，纪弦主张追求一种纯粹、超越和独立的宇宙创造；因此在意识与潜意识、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构筑情思世界成了共同趋向。如余光中的《长城谣》、商禽的《逃离的天空》、周梦蝶的《菩提树下》都少政治情结的实用性纠缠，多超越时空却尘脱俗的纯真情思与抵达永恒境界的企图。朦胧诗人一致对抗单纯描写生活的镜子原则，强调“一首诗重要的不是连贯的情节，而是诗人的心灵曲线”（徐敬亚语），“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芒克），认为人是心灵化艺术——诗歌天国的太阳。心灵化的理论前提使诗人常通过心灵发掘折射历史与时代面影，那“我不相信”的怀疑、那遗失“钥匙”的迷惘、那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的沉思以及“木棉”对“橡树”的平等追求，即一代人心灵走过的道路就是历史走过的道路。

后朦胧诗人更不愿再做“类的社会人”，公开宣称“只有艺术家的良心，没有什么乱糟糟的社会责任感”（尚仲敏语），表明诗只是纯内心行为和灵魂的眷顾与牵挂，诗在它那里完全成了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顿悟与外显，从另一

个角度“向人的既艰难又平庸的生命更真实地靠近了一步”。^①

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体验情感时把心灵放在首位，而善于使情感在物中依托，体现了情景交融体物写志的赋的精神。接受西方影响后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却把心灵放在首位，这种观念革命虽然时有使诗进入下意识潜意识的非理性悠远视境、某种程度上脱离现实的封闭之嫌；但它对艺术与诗本体的坚守维护，却使中国诗歌改变了自己几千年的工具地位，以诗言志向诗言我、诗言诗的位移，契合真正的诗皆“出于内在的本质”同时，反叛了浪漫主义以想象再现世界的外倾诗学，导引诗歌进入了性灵的音乐和情感的海洋境域。

二、诗意的凡俗化。在和谐优雅的古典诗里美与善常结伴而行，可是随着都市对人的异化，现代机械对田园诗意的驱赶，现代主义诗人开始视丑、恶、梦等颓废事物为生命生活的原态与本色。象征主义者看来世间一切本无诗性与非诗性之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均可入诗；所以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客观对应物”，破碎的偶像、枯死的叶、白骨、残垣断壁散布于艾略特的《荒原》上，乞丐、妓女、赌徒的身影闪回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与其偏爱丑恶阴暗的审美习尚相应，中国现代主义诗也踏上了审丑与凡俗化的行旅。李金发坦言世界上美丑善恶都可成为诗的对象，其诗多用弃妇、黑夜、荒野、坟墓等诡奇阴冷意象，表现唯丑的人生。现代诗派、九叶诗派重在观照都市人生世相，某种意义上消解了田园文明情调。波德莱尔写巴黎景色中的老人、穷人、盲人等小人物的视点启迪，使卞之琳留心平常细节，以“古镇的梦”、“天安门”等凡俗事物传达不凡俗思想，孙大雨、张君甚至把打字小姐的淫乱、性病、厌倦引入纯净之诗，《自己的写照》、《肺结核患者》就充满都市的异化景观与荒原感受。袁可嘉的《上海》、杭约赫的《火烧的城》等则是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疾病与荒诞无聊、自卑意识的曝光。尤其是穆旦的《控诉》对生命矛盾的体认，辛笛“知水性而不善游”的哑嗓子陀螺自喻，又以残酷的自我搏斗、自审意识提供了思想新质。台湾现代诗也抗拒都市文明，罗门的《城里的人》阐明钢铁与大楼支撑的都市将人变成了赚钱工具，感叹“欲望是

^① 徐敬亚：《生命：第三次体验》，《诗歌报》，1986年10月21日。

未纳税的私货/良心是严正的关员”。后朦胧诗的自审已发展为自我反讽和弱点审视，于坚的《好多年》、闲梦的《尴尬》从荒诞视角进入生命体验根部，或以琐屑生活片断组合反讽生命的平淡虚空，或暗示平民生活的尴尬与生命的不可知。凡俗化的极至是把丑、性推上诗之殿堂，丁当的《星期天》、野牛的《闭目·幻觉·美》中大便、蛆虫、苍蝇搅拌，使美与秩序不复存在；而唐亚平、翟永明等女性诗中性动作性行为的隐曲表现，已属非道德主义的享乐与放荡，它在恢复生命原态同时也消解了崇高。至于伊沙的《车过黄河》、《野种之歌》等诗对艾滋病、同性恋、吸毒的恶俗形态选材与黑色幽默式的调侃更趋向后现代主义特征。

三、主旨的知性化。感性化的东方民族惯于通过直觉和感悟把握世界，在传统诗教方面关注现象世界，感物吟志，追求一种情调或境界，很少对人生万物作深入玄妙的形上思索，因此缺少大的哲学思辨。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却隆起了一种执着于事物存在永恒追认的知性特征，显然这种陌生的异质加入在传统的天人合一、神与物游的悟性智慧之外，更受惠于注重推理、知性、逻辑性和分析性的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启迪。因为西方现代派诗的每次崛起总与某种哲学或社会思潮伴随，喜欢在抽象领域内获得主旨，所以常在诗的背后蛰伏大的哲学。如里尔克的《豹》借笼中困兽的观照，从哲学高度把握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命异化的痛苦，瓦雷里的《海滨墓园》、艾略特的《荒原》都是对时间、永恒和生存等超验问题的冥思。中国现代主义诗同样引入了生与死、文明与人、时间、历史、物质等问题的知性思考。象征诗派受崇尚直觉印象和朦胧感受的前期象征主义影响，少理性把握的哲学意蕴，涉足的生死思考尚处于形下范畴，但李金发“抒情的表现却是相当知性的”（杜国清语）。现代诗派的影响源从前期象征主义到凸现完整、持久智力活动的后期象征主义的转换，与诗人们对宇宙人生的经验凝眸聚合，生发出一种以智为主脑、使人深思的“新的智慧诗”。若说情多于理的戴望舒具有庄周化蝶意味的《我思想》已似一部压缩的齐物论，那么卞之琳、废名的诗几乎是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玄思意味。废名的《海》亦禅亦道，是地道的悟性诗，卞之琳的《断章》更在小景物中寄寓大哲学，暗合着人类精神深层的真知灼见。九叶诗

派强调现实、象征与玄学结合，在艾略特、里尔克、冯至的启发下，诗本体已转换成提纯与升华了的经验、心灵与外物对话的感性哲学，它置身人生深处表现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像郑敏、杜运燮秉承里尔克精神写下的大量咏物诗，乃静观默察的理性结晶，企图对某些物象之上抽象玄妙的事体进行把握。台湾现代诗对纯粹性的追求使它在人性、人生乃至生命本质的超越性凝眸，总“企图在物象的背后搜寻一种似有似无，经验世界中从未出现过的，感官所不及的一些另外的存在”，^① 究明事物的本质，以至于知性强调与倾向曾占据主流地位，所以纪弦说现代诗的本质是一个“诗想”，覃子豪说理想的诗是知性与抒情的混合物，如把个人愁苦普遍化的《十月》（周梦蝶）那种死亡即永生的佛教禅机宣显中，已有超绝时空等齐生死意味。朦胧诗诞生的怀疑论为核心的时代氛围，促成了更富包孕性与纵深感的思考女神的莅临。顾城的《远和近》就以人与自然的对位沉思发掘人被异化的抽象精神命题。这知性的一脉延伸到后朦胧诗人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充满思辨知性的深度抒情那里，从意味到形式都已是智慧的生长。

中国现代主义诗的知性强化，一方面垫高了诗的品位，带来历史意识的觉醒，使《深渊》（痖弦）、《火烧的城》（杭约赫）等一批《荒原》似的作品相继问世，使寻根的文化浪潮的江河、杨炼及一些表现东方智慧的后朦胧诗人廖亦武、宋渠和宋炜的史诗建构中长久弥漫，以哲学筋骨的支撑铸就了诗歌大厦的坚实辉煌；另一方面也不时将诗引向不可知的彼岸世界，衍生出玄秘难解的文本。毕竟东方式的沉静、古典诗学感性的思维方式、现实环境的牵拉以及个体经验承受力的制约，不允许中国诗人过分涉足《荒原》似的境界，走向超离现实的纯知性探险。

四、情调的感伤化。对世纪末精神果汁的吮吸，使孤寂忧郁主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情思主调。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萌生于现实文化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失落撞击背景中，因此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成了它的主要思想方法，从波德莱尔《恶之花》观照的罪恶黑暗，到艾略特《荒原》充满的绝望幻灭情绪，

^① 洛夫：《从〈金色的面具〉到〈瓶之存在〉》，叶维廉主编：《中国现代作家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版。